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十一

宋王欽若等撰

帝王部

崇釋氏

昔漢明帝兆夢於金人楚王英為蒲塞桑門之饌繇是
竺乾之教被於中夏其所述之旨所謂三歸五戒十善
業四無量心四無色定以極人天之果四諦十二因緣
六波羅蜜以辯三乘之位經律論以紀三藏之名數至

于覺一切種智證無生法忍此所以登圓寂而成佛道也歷代帝王或崇奉其事營建塔廟增嚴像設翻譯梵文廣度淨衆蓋以茂植德本樹立衆善為民祈福馭之仁壽斯亦大易神道設教之旨歟

漢武帝元狩中遣嫖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鞏蘭過居延昆耶主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天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

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

浮屠正號曰佛陀其聲相近皆西方言華

言譯之則謂淨覺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頂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
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博士弟子等使於天竺
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雒陽中
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

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雒陽雍關西摩騰竺法蘭咸卒於此寺

章帝時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疋詣相國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贈以助伊

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書示諸國

伊蒲塞猶優波塞桑門沙門也

桓帝設華盖以祠浮圖

魏明帝時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仍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于道為作周閭百間佛圖故處鑿為濛汜池種芙蓉於中

晉明帝好佛手畫形像經歷寇難而堂存宜城王為之頌

孝武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後魏道武帝初平中山經畧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情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然時時訪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崑岫谷帝遣使致書以繪素旃罽銀鉢為禮號曰朗公谷初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雒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臣欽若等曰自神元至昭成皆追冊帝號

天興元年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無分

存歿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
修整宮室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
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績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
門座莫不嚴具焉

明元帝好黃老及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
門教導民俗初黃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
演法籍道武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
攝僧徒每與之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是彌加崇敬

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先是法果每言道武明元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嘗致拜謂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之號

太武帝遵道武明元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
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
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屬賓沙
門曇摩識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高等譯涅槃諸
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
遜每以國事諮之神麈中帝命蒙遜送識詣京師惜而
不遣旣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識識死之日謂門徒曰
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

之知命帝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
鳩摩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
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
宋高祖為晉太尉滅姚泓留子義真于長安及其去也
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
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
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昌平惠始到
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帝甚重之每加禮敬始

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未嘗寢卧或時跣行雖履
泥塵而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白脚終於八角寺

文成帝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
二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
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迦如
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
貴其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
演正覺故前代以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嘗所尊事也

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德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亮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斷禁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

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五十人其郡
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
初太武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
依長安行事至是復之所毀圖寺仍還修復佛像經論
皆得顯傳京師沙門師賢本蜀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
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
道不改於脩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伍人帝皆親為下
髮師賢仍為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

成頭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為
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秋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
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遣多浮陀難提等五人
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
髻外國諸王相求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
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

京師致佛鉢并畫像迹

和平初以僧曇曜為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
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馬前啣曜衣
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以京城西
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
尺次六十尺雕飾竒偉冠於一世曇曜奉平齊戶及諸
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至於
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

供諸寺掃灑歲蕪營田輸粟帝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曇暉又與天竺沙門嘗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典

獻文天安中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椽棟楹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頭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麗

其後傳位於太子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
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舍僧居其
中

孝文承明元年八月詔起建明寺

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

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秘三省與僧徒
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道武營壘之
處建恩遠寺自興光後至北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

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四年正月丁巳罷畜鷹鷄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初文明皇后生獻文帝帝立尊為皇太后至是詔罷鷹師及諸鷲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以其地為太后立寺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太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准著於令

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授成實論于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為帝眷賞常時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及卒帝甚悼惜之詔施布一千疋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曰朕道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

藥治隕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祭奠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素有道業深為帝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修蹤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為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孫可推訪以聞當加序接先是立建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時沙門道順會覺僧

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
知重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
窟於雒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
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終始斬山
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
下移就平地去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永平中中尹劉勝奏為帝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

明元年至正始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玄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

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羣議上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經律者退

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非法積入不淨物然經律所
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為已私畜
惟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
三寶出賃私財自此不得更爾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
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
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
繇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
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寺僧衆

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還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舍簡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是年十一月帝於試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

詰經

二年冬迎弘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置於維濱之報德寺帝躬觀致敬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朝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

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甚非所以矜此窮乏崇尚慈極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簡諸有僧祇穀之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存未收上臺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孺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簡後有出貸

先盡貧窮徵責之科一准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
仍冒濫依法治罪時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
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度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
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
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
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名致使呼嗟之怨
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
明慈育之志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

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
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計聽苟等還鄉課輸儉乏之
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捍邊其暹等違旨背律謬
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
如奏帝篤好佛理每年嘗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
標明異旨沙門以脩錄為內起居焉帝既崇之下彌企
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四百三
十七所徒侶逾衆

孝明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及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時帝於城內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紀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冬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瀝卜世悠遠慮括始終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惟擬一永寧寺郭內唯擬尼寺

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得造立浮圖僧尼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盖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寬容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

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輒聽造若有輒營置者
依俗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愈
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
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其
可極乎夫學迹冲妙非浮識所辨玄門曠寂豈短辭能
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棄遁苟能誠
信童子聚石可邁於道場純頭陀儉設足薦於雙樹何
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

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剽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
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公務
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
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
數剩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
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
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
亦不可錮禁營福當在先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

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
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
慾真偽混居住來紛雜有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
不問其餘污染真行塵穢練僧薰猶同器不亦甚歟往
在北伐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
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
壯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獻聖防遏慮
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

徒戀着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宅當
繇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貞造者或損其福
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
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
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
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
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觀法贊善凡
人所知隨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獨發誠以

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整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
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
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
者更滋嚴限驟施而為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
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其劾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
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令宜加以嚴科特設重
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簡方垂容惜恐今旨雖
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

以為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令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
辭旨以言常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臨御已
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而止豈是百官有司
怠於奉法將繇網漏禁寬容託有佗故耳如臣愚量都
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之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
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得券證分明者聽其孺施若
官地盜作買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徹請依令
勅如舊不禁今悉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

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准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者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溢漏如今年正月勅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以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以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

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
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
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
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
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

後周太祖為魏丞相雅好
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
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
令行臺學士薛慎等十二
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
繇是四方競為大乘學丞
相府記室參軍盧光性崇
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帝狩
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
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有所
見不咸曰無

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初武帝至德三年斷佛道二教像悉毀罷至是復之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

靜帝以大象二年即位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令陳散騎常侍徐孝克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

二十四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嶽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故也

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於諸州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曰至人虛已忘彼我

於胃懷三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
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
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陬曾無寧歲老弱被其桀犬愚
惑嬰此湯羅啣義憤捐軀抗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
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
信捐生丹書著於圖史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
之間永纏氷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

戎陣者立寺刹焉乃詔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
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時沙門玄
奘於中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太宗奇之
召高業沙門與之翻譯出三藏聖教太宗為其論序皇
太子重闡斯美乃著述聖記以廣其義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於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
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
訓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數千

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朕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艱疾興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
因唯資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於大道儻至誠有感冀
消過去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廢玉華殿以為佛寺

顯慶元年四月戊申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
迎御製書慈恩寺碑文向寺諸寺皆造幡蓋飾以金寶
窮極瑰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

導從士女觀者填噓街衢自魏晉以來崇事釋教未嘗有如此盛者也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詔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為稱其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七人天下諸州別置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為名

九月制曰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變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違勅罪其化胡經先有明勅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胡經事及餘說化胡事處並宜除削

三年七月丁酉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怨嗟制罷之

玄宗開元二十年都城僧等奏曰伏請以每歲八月于

衛國天宮等寺轉經行道至九月罷為陛下修福在京於雲化興善等寺歲以為常許之

二十三年九月親注金剛經及修義訣中書令張九齡等上言臣等伏見御注前件經及義訣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傳習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闡妙鍵豁然洞達雖臣等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既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廣度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

姓知歸伏望降出御文內外傳授帝手詔報曰僧徒固請欲以興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請頒行仍慮未愜檢校釋門威儀僧思有奏曰自像教西流貝文東譯學傳師口凡今則多註訣聖情前古未有臣請具幡花奉迎於敬愛寺設齋慶賀其御注經伏乞示天下宜付史官許之

二十六年正月丁酉制曰道釋二門皆為聖教義歸弘濟理在尊崇其天下觀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檢擇灼

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天下觀寺每于齋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者亦宜准此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綉釋迦牟尼佛像親題繡額稽首祈福

冊府元龜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崇釋氏第二

唐肅宗至德中內置道場供奉僧晨夜念佛動數百人
聲聞禁外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
修福當在安養舍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
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肅宗甚

然之

上元二年四月甲申詔於唐興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七月癸巳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癸酉詔曰道釋二教用存善誘至於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居止因茲褻黷切宜禁斷務令清肅其寺觀除三綱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餘並仰每日二時行道禮拜如有弛慢並量加科罰

時天下公私等事多借寺觀居止代宗恐其褻黷因詔

又詔曰教宗清淨禮

避嫌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禮謁不得妄
託事故輒有往來非時聚會並委所繇官長勾當所有
犯者准法處分亦不得因茲攪擾分明告示咸使知悉
廣德元年七月壬子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偽度僧尼
道士女冠並與正度

二年四月壬申以玄宗諱日度僧道凡數百人乙酉以
肅宗諱日度僧道凡數百人

永泰元年九月於京城資聖西明兩寺置百高座講仁

王經內出二寶輿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結彩為菩薩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車鹿車牛車內侍魚朝恩護送宰臣及百官列班於光順門觀禮宰臣等表請依班序節級率錢以資僧供二七日而罷又詔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諸司長官並於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俄以吐蕃回紇入寇罷百高座講經

十月復講經於資聖寺

大曆三年正月乙丑帝幸章敬寺行香凡度僧尼一千人

二月辛丑萬年縣鎮國寺有胡僧純陀自言六百歲臨終遣弟子詣闕以衣鉢傳奉皇帝帝遣中官以紫衣賜之又遣中官弔祭并護塋事是月興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折今將增修下見古塋得一小棺其長尺餘發而視之凡積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拳其長數尺每棺一鎖

規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處甲辰內出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

七月特賜章敬寺孟蘭盆時寺宇新成帝增閤極之恩勅百官詣寺行香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濟禪師廓清檢校殿中監廓清京城興唐寺僧也以修功德承恩特賜袈裟及廐馬出入禁中無時初賜號大濟至是又寵以班秩京師諸僧

咸憚之

二月南天竺國僧三藏文殊德上言廣州南界蕃人新營兩寺望賜寺名詔以寶應廣德二名賜之

七月庚申文成殿置道場為萬姓祈福是日佛見光相自子至丑久而不散六宮近侍咸覩文武百官尚書左僕射裴冕等表賀曰聖德動天湛恩育物齋心甲夜稽首梵筵助玄造於慈元登蒼生以壽域休徵允答聖功契符騰神光於玉毫發眸容於金殿宮中咸覩夜後如

初臣等得奉殊祥無任歡欣之至伏請編諸史冊宣示中外手詔荅曰朕嗣守鴻業恭臨寶位夕惕若厲蹈乎春氷啓三乘之真如為萬姓以作福大雄感應示現毫光茂對禎祥多慙薄德卿等百辟勤修庶政休徵薦集慶慰當深所請編之史冊宣示中外者依

七年正月興善寺僧特進試鴻臚卿三藏不空獻所翻譯佛經特許編入一切經目不空表曰爰自幼年承事先師大弘三教和尚二十有四載稟授瑜伽法門後遊

五天尋求所未授者外諸經論更重學習凡得梵本瑜
伽真言經論五百餘部奉為國家詳譯聖言廣崇福祐
天寶五載却至上都奉玄宗皇帝恩命於宮內建立灌
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譯及肅宗皇帝配天繼聖特
奉綸音於內道場建立護摩及灌頂法又為國譯經助
宣皇化其所譯金剛灌頂瑜伽法門是成佛速邪之路
其修行者必能頓超凡境達於彼岸餘部真言諸佛方
便其徒不一所譯諸大乘經典皆是上資邦國息滅災

厄星辰不愆風雨順序仰恃佛力輔成國家謹續集前
後所翻譯自開元至今凡一百一卷七部以聞詔下有
司宣付中外

八年正月乙未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
度滿七人三七人已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人以下者更
度三人

五月庚子以太宗諱日命有司修四千僧齋於服成寺
八月戊午修一萬僧齋於慈恩寺為萬姓祈福

九年丙戌以肅宗諱日度僧尼道士凡二百餘人

六月癸未興善寺僧試鴻臚寺卿不空三藏卒報朝三日不空西域胡僧也敏智多聞學通釋氏經論曉知蕃漢音旨翻譯貝葉經凡數萬言帝甚敬之及卒乃下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摠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弘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宗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于見聞

修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為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叩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實惟弘我之多寧止利吾之美當有命秩用伸優禮而得師為盛味道滋深思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

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
公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御通化門觀章敬寺迎御書院額
并鼓吹閱神策馬技

五年三月詔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資嚴
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宿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事修
葺

八月詔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

六年二月乙亥詔葬佛骨於岐陽初岐陽有佛指骨寸餘塋於無憂王寺或奏請出之以示衆帝乃出之置於禁中精舍又送於京師佛寺傾都瞻拜施財物累鉅萬是日命中官送歸岐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鳳翔尹邢君牙迎護葬於舊所

八年七月丁卯幸章敬寺

九年五月賜故杭州徑山寺僧法欽謚曰大覺禪師
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有差

十二年九月右神策等軍上言宴設堂去年臘日蒙車
駕臨幸請置寺以貞元鎮國為名從之又詔虢州閩鄉
縣龍興寺故阿足師宜謚大圓禪師

十三年四月於曲江南彌勒閣置寺以貞元普濟為名
七月右神策軍中尉霍仙鶴患特賜馬十匹令諸寺設
齋祈福

十月景公寺僧寂寬等於京兆府狀訴網維乾俊等典
賣承前勅賜御衣府司推勘所典賣並緣常住寺用禁

繫乾俊等奏請科罪帝曰本來施與寺家之物若自盜竊法律有文今乃不為私情事緣常住正當施與之意豈合書以罪名若施與而令存乃是勞力寺家殊非本施之意僧之言告乃是無知更欲科繩深所無謂宜並釋放

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國先進華嚴經殊梵本僧般若三藏領到令保壽寺僧智柔圓照道監虛舟智通等十八人同於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十六年四月以故第二祖惠可禪師賜謚為大祖禪師
憲宗元和二年九月乙巳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
寺

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經音并目錄一百
三卷表獻之

六年正月丁巳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
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同就醴泉佛寺閱翻譯大乘本

心地觀經

十年三月甲申西明佛寺僧遷寺中之毘沙門神像於開業寺帝命假之騎軍前後翼衛其徒以幢蓋引侍凡數里不絕觀者傾都

五月詔京城寺觀講宜准興元元年九月一日勅處分諸畿縣講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虞變也

十二年二月丙申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五月賜興福寺絹布一百端疋

十三年四月甲寅幸興福寺賜絹三百疋辛酉西市百姓於芳林門為無遮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庚戌僧惟應等辭赴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命高品中使杜英琦監馬是月癸亥命中使齋香監領宮人十三人赴臨臯驛迎佛骨先是功德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及至又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護開光順門以

納之留禁中二日乃送京城佛寺

十四年四月乙卯御勤政樓觀都人設僧齋之會陳雜樂百戲日入而罷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今月四日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中有金人乘狻猊領徒千萬如金仙狀自己至申方滅

長慶三年八月自複道達興慶宮至通化門賜丐僧等絹二百疋遣中使劉克明以錢二百五十貫絹二百五

十疋賜弘福寺以發新鐘

十一月幸通化門觀作毘沙門神因賜絹五百疋

十二月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毘沙門神額曰毘沙天王導以幡幢帝御望仙門觀之遂舉樂雜戲角抵極歡而罷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己卯賜化度寺經院金字額寶曆聖福之院功德使其雜戲聲樂迎以赴寺帝御日迎樓觀之丁亥詔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

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暗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暗記經一百紙即令與度

此事停廢已久所在長吏方喜耕織者稍衆今忽重置蓋寶壽寺僧法真

因道場修功德
奏論得請也

八月己丑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
絹有差

二年三月庚午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隋大業初高祖神堯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為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

滎陽縣大海佛寺其塔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刊紀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盡翳於土壤中今滎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為文不敢不奏

文宗太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禪師元和中賜謚大寂其塔未蒙賜額詔賜名圓證之塔

二年七月浙西道觀察使李德裕奏潤州鶴林寺故禪師玄素傳牛頭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是徑山大覺之師伏請依釋門例賜謚號塔額勅宣賜謚大律禪師大寶

般若之塔

十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造之初有兩泉湧出今因降誕請號為太和寺許之

開成二年二月甲辰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置毘沙門神及功德在蓬萊殿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三月甲戌以彗星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經道場

宣宗以會昌六年即位五月勅上都添僧尼寺一所每

寺三十人

大中元年閏三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佛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有會昌中靈山古迹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焉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詔曰兩街僧道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開遠門達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二日出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威儀盛

飾古無其比遂下制赦京畿及天下見禁囚徒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勅天下應有本朝所造寺觀
宜令所在長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萬壽節日須畢
其功

十一月甲戌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於嵩山開琉璃
戒壇度僧百人勅張全義首冠王臣心明佛性資善弘
於淨衆增福聚於皇基將欲壇啓琉璃人銓鴛鴦實彰
忠節宜示允俞

十二月乙亥幸廣化寺祈雪

二年正月幸鄴都登黎陽山燔香於大像前

五月戊申幸龍之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旣為空寂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遊惰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尊禁戒唯切經求託形勢以擾人蓄資財而潤己將思縱志肯樂聚居多於閭巷之間別構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聲愚或移動居人或

侵并物業如斯之弊其徒日繁朕方靜寰區務康黎庶
貴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應今日已前修蓋
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已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
僧門亦宜准佛法條例官壇受戒不得擅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州孟之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長一寸六分
云僖宗幸蜀時留之今屬應聖嘉節願資壽命宣示近
臣

十月五臺山王子寺主僧人廷果狀稱為先師廣法大

師誠惠建塔請名謚為法雨大師慈雲之塔

四年八月澤州盤亭山千峯禪寺僧洪密狀奏當院創感應舍利塔一所乞賜塔額乃賜號為圓空之塔

長興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疋施五臺山僧齋料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鄭延遂往鳳翔詔胡僧阿闍黎初帝在藩屢與僧言闍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

九月詔鳳翔發遣僧佑聖大師至京師

二年正月千秋節樞密使趙延壽獻金縑并大乘經十卷忻州刺史劉處讓獻金字法華經一部太原多僧舍資福一宗尤事禪譯文武間好佛者多湊其門帝頗宗奉及鎮河中鳳翔僧知數者數言帝有金輪之位岐僧阿閣黎言事多從故延壽處讓有是貢獻

四月丙寅河中棲巖寺弘福院僧惠鑒言先師在龍潛時施財起塔奏號靈應之塔師未有謚詔賜謚真寂丁卯遣供奉官李彥驥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帝舊游

故也乙酉功德使言左右街僧錄可肇報在京諸寺院童子行者於千春節考錄及限各給得文許令披剃及僧尼沙彌年滿二十受具戒伏乞開置官壇緣四月十五日僧門結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滿至千春節前開置

戒壇從之

時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

科持念科禪剃聲讚科道士女冠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

八月杭州錢元瓘言襲爵四年曾無顯効受鳳池之真命降龍冊以雙封臣特於府城外造寺一所前百步起

樓號奉固其寺額乞以龍冊為名詔曰錢元瓘效忠建寺比為誕節齋僧龍冊為名未稱勤懇宜號千春寺

十月鳳翔言僧阿閣黎卒帝嗟惜之命翰林學士為誌石

三年遣供奉官劉處賓往鳳翔法門寺四月八日設大齋會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陀闍黎賜紫沙門室利縛羅

上鞞下剌宜賜

號弘梵大師

十一月于闐國僧曼哥羅贊嘗羅賜紫號昭梵大師

三年十一月庚午西京左右街僧錄可肇等齋佛牙到
閱宣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戊子勅河陽邢州潛龍舊宅先令選名僧住持
宜賜院額其河陽曰開晉禪院邢州曰廣法禪院

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節僧尼賜紫衣師號者一百有
五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衆寶邢

州普會相州安福懷州普護鳳翔寶蓮鄭州妙香棣州
淨念洺州天花汾州普照維京廣福鳳州弘利京兆悟
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遼州澄節許州菩提
靖教陳州花臺定業東京金明善會

十二月丙辰勅凡為精舍將結勝緣清虛則神亦相依
混亂則人皆不重其或偶然乘興率爾棲心鄉村接漁
獵之家鄽里定屠沽之戶佛雖無染僧豈不輕宜崇釋
梵之因永肅人天之化所有自前院宇即且依舊住持

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創造

五年二月甲子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人
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寶花法林
西京惠雪京兆普靜兗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懷州妙
理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刹博州金繩耀州密行
代州仁壽鄴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毘城岐州善覺遺
相澤州解空慈州集聖鄆州真覺

四月癸卯建金界寺於五臺立峻極院於嵩嶽

六年二月戊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百三十
有四寺宇賜名額者凡五十有九東京淨聖資壽西京
仁聖青蓮延慶北京靜覺鳳翔弘化定州法海孟州興
惠趙州興法襄州延壽延州興果相州妙勝潞州慈雲
汝州清涼安州竺乾陝州仁壽邢州閑心濮州樂壽
五月甲辰加隲彌陀國僧啞哩以佛牙汎海而至
十二月壬子遣內班史延韜部署僧十四人宗城縣開
置道場以鎮人為安重榮脅制而有殺戮崇其福事

七年正月遣內班衛延韜鎮州開置水陸道場

三月壬子天和節三京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乞紫衣師號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悉從之

五月乙未秦州侯益奏臣頃歲曾為偏將往伐叛逆有願如范延光歸降兵無血刃即於招討使楊光遠中軍寨建一佛刹自後延光果能歸款克契發心光遠尋施錢三百貫文與臣共力營葺今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賜名額勅以福順天王院為名

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間自蕃戎騷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捷其郎山為易州之中路滿縣之隣封通此往來最為要害乞賜院額者勅以勝福之院為名

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瓊上言二事其一沙門著紫比非佛門貴務奢華以邀名利諸處奏薦蓋出顏情以臣愚見不敢便望止絕每歲誕節前據所奏

薦便令其身隨薦章詣闕令功德使召兩院僧官考試
所業長短以行恩澤庶絕濫舉之門

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為佛宮賜額
號天聖禪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寺僧法進賜紫衣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丁巳幸團栢谷佛
寺賜主寺僧紫衣

九月以潛龍宮為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主之

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四年十月賜京城內新四寺額以天清顯靜顯寧聖壽為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戊午至泗州辛普光王寺賜寺僧帛有差

六月庚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縠百疋分

賜兩街僧道令僧道修寺觀

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於乾寧軍賜城內二寺名額
一曰迎鑿二曰順聖從寺僧之請也

冊府元龜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尚黃老

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老子曰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信所謂知之修練滌除冲覽拱
默垂衣而致治猶龍變化而莫測本其妙用歸諸自然
故乃凝神御變抱一執契無可無不可者矣自漢之世

崇其言於宮壺孝武以降混其術於神仙或嚴祠於掖
庭或講議於斧扆廣設壇醮親受符錄貯蠶報應與時
偕行雖崇奉之至亦未能清淨如此也唐稱景冑茂暢
真氣靈宇相望黃冠交映尊其虛無之論列於儒學之
科與夫大易神道設教洪範建用皇極愛民治國之要
其歸一揆耳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若縣祠老
子

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九年七月祠黃老於濯龍宮

文廟為壇飾浮金鉛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於

是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晉哀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

後魏道武好黃老之言誦詠不倦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

太武太平真君三年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法駕旗幟是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

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覲其姨見興行貌甚強力作不倦請迴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棗田謙之於樹下坐筭興懇發至勤時來看筭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來復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筭十一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筭周

辭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
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嘆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
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謙之為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
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忻然從之興乃令謙
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
謙之食藥不復饑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
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
但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梟惡之

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使得仙止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灊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致嵩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

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
其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
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
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
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尊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
集于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嶺靈
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修善之人
無所師受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置理行合自然

才任範首可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
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
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
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
使九疑人長容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道引口訣之
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
術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

云老君之玄孫昔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牧土
宮主臨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八十萬里有奇蓋
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
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絡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
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法道年二十二歲除十歲
為童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指授之勞今
賜汝遷入內宮大真大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
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二真大文錄

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大官二曰正府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生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子

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跡篆
隸雜體辭義約辯宛而成章大與世禮相准擇賢推德
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之
中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
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陽尊姓趙名道隱
以殷時得道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世安
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
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聽謙之具問一二告

馬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宮主
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繼絕人道始光初奉
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
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
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
則有天應而河圖雒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
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復
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

斯誠陛下倅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太武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禮拜甚謹人或譏之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為王生結襪吾雖才非賢哲今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宿祈請六時禮拜月設

廚會數千人太武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太武
乃問幽微於謙之對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天經下治
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太平真君三年謙
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
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太武從之於是親至
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畫青以崇道家之色也自後
諸帝每即位皆如之景穆太子見謙之奏造靜輪宮必
令其高不聞鷄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

計經年不成乃言於太武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為功差易太武深然景穆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三五百功九年謙之卒塋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及吾之在汝曹可求神仙錄吾去之後天宮真難可復遇設會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

官來是夕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理腹中大痛而行
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空中
至天半乃消尸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
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為尸解變
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
師太武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日可成文秀對曰神仙幽
昧變化難測可以閤遇難以預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
曾聞其事未之為也太武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

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躋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是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河東祁纖好相人太武賢之
拜纖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吳邵道引脩養積年百餘歲
神氣不衰弘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之言然不能達其意
辭占應對義旨可聽太武欲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
祈連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子弟數百人好方
術少嗜慾河東羅崇從之常餌松栢不食五穀自稱受
道於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黃老云條山有

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
河東郡給所須從穴行百餘步遂窮後召有司以崇誣
罔不道奏治之太武曰崇修道之人豈致欺妄以詐於
世或傳聞不審而至於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今治之是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

文成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
師班賞各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

師時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絕俗之意隱韓山中四十餘年斷粟食妻通達經章書符籙嘗隱居深山不交世

務年六十餘獻文聞而詔青州刺史韓頴遣使就山召之翼乃赴都獻文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增給衣食終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以來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名諸州隱士負滿九十人遷雒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場在

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壇祠之禮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討論其藥帝賦詩以記其迹仍勅於師正所居置隆唐觀及帝營奉天宮特置仙遊門以通師正所止之谷

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為名

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雒州襄王府宅為太安國觀

十二月癸未制曰玄元皇帝朕之始祖無為所庇不亦
遠乎第八女西域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虛白神
融皎昧並令入道奉為天皇天后宜於京城右造觀仍
以來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為
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

三月癸酉制為皇女金仙玉真二公主於京城各置一
觀仍以金仙玉真為名

四月手制曰朕聞釋及玄宗理均迹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豈於中間妄生彼我不遵善下之旨相高無上之法有殊聖教頗失彛章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齋行並進

玄宗開元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鴻臚卿負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原希夷罕測而精栖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

獨往勝氣絕俗真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
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
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
形解之俄留何莫愁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於懷

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法善三世為道士
皆有攝養占卜之

衍高宗聞法善名徵詣京師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
五十年常來名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
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即位稱
法善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舊
稱為道士止于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
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年九十卒

九年三月置石柱於景龍觀令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依
蔡邕石柱三體書寫老子道德經

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
並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每年
准明經例舉送

四月帝夢京師終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於蓋屋
樓觀之側

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

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廟改
縣曰神仙近日廟庭屢彰嘉瑞虔荷靈應祇慶載深宜
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
奉敬

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陳希烈等於三殿講道德
經侍中裴光庭等奏曰堯舜以揖遜而理湯武以干戈
而興或勞神以苦形且役智而焦慮有生之類雖亦聞
於小康無為之風故未臻於大道今陛下化成天下與

道玄同小其有為之迹弘此不言之教將以去華歸本
削偽存真其為道德之鄉固在老莊之術遂命集賢院
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侍講學士宗
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敷暢
真文演襄城之七聖及姑山之四子理之於國唯清唯
淨之風脩之於身久視長生之道聖化玄運寰瀛樂康
咸日用而不知實曠代之未有臣忝職司望編入史冊
宣示天下帝手詔報曰朕虔守宗祧祇膺厯數夙夜兢

惕懼不克勝求賢臣而委之謀猷延學者而資其博洽
用扶不逮雅致咸和既內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訟息端
拱多暇留意典墳以為道者玄妙之宗德為教化之本
講諷微旨稽詳秘文庶無為而政成不宰而物應豈敢
比德堯舜論功湯武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逮於遐
邇務惟齊俗亦欲申於兆庶必若同歸清淨共守玄默
所陳編示良用多慙

十九年正月壬戌置五岳真君祠廟各於岳下選德行

道士數人焚香洒掃馬初司馬承禎隱於天台徵至京師承禎因上言五岳神祇皆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立齋祠之所帝從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像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為之

二十年四月己酉勅曰五岳先制真君祠廟朕為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廬山使者

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

二十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
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尊
崇道本弘益化源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
以識朕懷侍中裴光庭等奏曰伏見昨日一敕教示百
僚爰及兆庶聖恩博洽德澤如天亦旣生成載加誨勗
莫不遷善咸知向方臣忝在樞衡未有弘益忽承天獎
曠若發蒙雖義軒上皇堯舜至德無以加也天下幸甚

云云望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詔曰玄元之教家國是資匪為先祖貴申道本所以首歲元日因行春令清淨之政期諸相國乎為官擇才可以先淳素也

二月逸人張果就徵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延年秘術自云年十千歲堯時為侍中人莫之辨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鎮州山中鎮州刺史韋濟以狀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人之狀

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具奏玄宗又遣中書舍人徐
嶠賫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魯肩輿入宮中玄
宗親訪以理道及神仙藥餌之事尋下制曰鎮州張果
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窈冥足混光塵名
至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
宗極今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
玄先生其年請入鎮州賜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
為造樓霞觀於隱所

十二月侍講學士陳希烈等講書畢黃門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裴耀卿等奏曰臣等伏承陛下講讀尚書
周易道德莊列畢聖心弘道國訓崇儒玄風遠被更自
茲始况以事殷四海念切萬方日午罷朝既披文於內
殿風迴問俗亦函丈於行宮漢皇乙夜無以過此悟老
莊之旨齊物而仁恕以行運堯舜之心稽古則憲章攸
備鈎深致遠不疾而速陶鈞庶類品物之歡幸實深弘
獎大猷簡策之輝光載遠臣等叨陪獻納竊奉音徽慶

耀之誠倍百常品伏望付史官騰芳盛烈帝手詔報曰
尚書雅誥周易精微朕幼奉師資未窮奧義故時令講
說耳至乎莊子及道德經遞為表裏詳其所指觸類繁
多既問廣成之道復得方明之相況之今日千載一時
故弘斯義以喻卿也編緒簡牘隨卿意焉文武百官尚
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蕭嵩奏曰伏見去年以來有勅
令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膳
部郎中馮朝隱等每日侍講玄宗皇帝道德經及周易

尚書莊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講畢臣聞堯放上代之文以成其聖舜觀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可尊禮忘於貴不唯聚學將以範人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明實天聰舉惟聖作道風允洽文教克成猶尚以廣生知以從積學事必稽古書皆作徵尊祖而習老經體天而觀易象追庶成之說則問以莊篇考唐郊之舊則詳於堯典日者北祠后土東幸溫泉或地涉風沙或天將寒雪而講筵必集帳殿如初足以知好學之志彰克

勤之德雖包羲畫卦夏禹受書曷以臻茲臣等忝在朝
列預聞帝道伏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帝手詔荅曰爰
開集賢引進儒道退朝講讀蓋亦其常歲月周施頗尋
章句其雅誥則稽之於古以質今其道真則取之於真
不崇其放理國之要可不謂然乎宣付史官依卿所請
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誠朕嘗精意禱
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
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搃

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并百姓間
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
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

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至開
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
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蕭嵩等奏曰臣等准勅牒問
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報稱咸以為玄言造微字說該

洽刊成代則欽若聖規觀妙知常以埏埴而為體宿疑
前失區條流而畢正是以發揮道教弘長儒風既以化
人且聞端本雖旁求異義載佇天心而四海同文一辭
寧措並請編入史冊藏之祕府許之

六月庚寅嘉州峨眉山醮壇有神燈徧照諸峰羣萃成
響

二十四年八月庚午都城道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
書道德經上表請降中夜親王宰相及朝官行香并獻

疏食許之九月贈故道士王友真為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癸未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制曰古者置長過之官立司過之史所以書君舉箴王闕不次而受惟才是與道士尹愔識洞微妙心遊淡泊祇服玄元弘敷聖教雖混萬物獨詣於清真而博綜九流兼通於儒墨方貴無名之朴期不言之化資其妙道寘彼周行宜居納誨之職仍在記言之地愔上表懇讓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

受職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親迎氣於東郊畢制道釋二門皆為聖教義歸弘濟禮在尊崇其天下觀寺大小各度十
七人簡擇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曰臣等伏見
皇太子送十一月德音付史官伏承陛下前月五日將
欲巡幸渭北是夜夢玄元皇帝曰明日子欲遊乎北神

不在此事宜止五更當自有應且子之享國多年矣何必此日陛下二更便停勅至五更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以玉真體妙莫大於皇極聖明致理孰盛於吾皇繇是感而遂通聖與神合言不測之事示必然之期果茲烈風有叶靈夢旣彰陛下之祚更表無疆之休同天地而久長若符契之徵驗臣以上自開闢博考圖書神靈效祥帝王膺慶未有若此之昭著也臣等謬當樞近又忝史官預聞德音不勝忪躍伏望宣示百僚頌及中

外帝手詔報曰頃欲渭北近遊夢中有命神不守職事不可行出必有名何容易也賴玄聖垂告靈應果然朕夙夜驚懷福慶斯在春秋記異況在此乎所請宜依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三皇之時兆庶淳朴蓋繇其上以道化人自茲厥後為政各異我烈祖玄元皇帝稟大賢之德蘊至道之精乃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理國家

超夫象繫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處分令家習此書
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慮茲下士未達微言是以重
有發明俾之開悟期弱喪而知復弘善貸於無窮兩京
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
崇玄學於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德經及
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
置助教一人委所繇州長官於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
授仍稍加優獎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

成雲五色相映

二月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中傳玄宗
皇帝真告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
因茲淪喪自非忠義之士感激過人孰能不避死亡之
誅竟達神靈之命宜與追贈以慰泉壤其子瑗亦依資
授一官制曰故洪州人鄔玄宗往者來應嘉詔次于號
略忽覩玄宗皇帝俾之升雲空中與言使戒天后表國
祚中興之運示寶歷無疆之期遂能不顧其身來傳此

旨竟遭幽繫諒可傷嗟自非竭節本朝孰克犯顏茲日
宜加追贈用慰幽魂可贈棣州刺史

三月亳州奏老君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寺九井
皆湧及樹枯復榮

四月漏下後帝謂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曰朕自
臨御以來向三十年来未嘗不四更初起具衣服禮謁
尊容蓋為蒼生祈福也昨十日前禮謁事畢之後曙色
未分端坐靜意有若假寤忽夢見一真容云吾是汝遠

祖吾之形象可三尺餘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
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
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合吾與汝興慶中相見汝當
大慶吾猶未即言語畢覺後昭昭然若有所覩朕即命
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都西南求諸果於藍屋縣樓
觀東南山阜間乃遇真容一昨迎到便於興慶宮大同
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卿等可入觀之仙客林甫俱
拜賀上言曰玄元大聖降見真容感應之徵實符睿德

陛下禮至真之道崇清淨之源何常不禮敬虔誠為蒼
生祈福故得真容入夢列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
且興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
名而相會斯乃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啓無疆之休論大
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
殊常之禮將萬福而俱臻無外皆覃及億兆而同慶臣
等何幸親詣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以來典籍
所載未之有也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帝手詔報曰夢

之正者是謂通神於惟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所及而
大道是興再省神靈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紀彌多初
告以行宮乃置之內殿兼之大慶久屬朕躬稽之道德
以茲為寶當慈育萬姓承荅神明卿等宗臣宜同朕意
願揚嘉應安敢讓焉

五月庚戌帝夢玄元皇帝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真容
分布天下乃下詔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
用敷於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弘濟生靈使秉志者悟往

迷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無棄人其孰當之粵若我列
祖玄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重闡玄猷自臨御以來罔
不夙夜滌慮凝想齊心服禮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
三十載矣蓋為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宗
祖垂鑒頃因假寐或夢真容既覺之後昭焉以瞻殊相
自然與夢相協誠為密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
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
贊宗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之乃乖祇敬

宜令所司即寫真容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當州道轉送
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後象到七
日夜設齋行禮仍各賜錫用充齋慶之費自今已後常
令講習道德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
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
色人等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委所繇長官訪擇
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今者真容應見古所未
聞福雖始於邦家慶宜均於士庶其親王公主郡縣主

及内外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素食用
申慶樂諸道節度使及將士等亦准此其兩京及諸州
父老亦量賜錢同此歡宴其錢以當處官物充伊爾公
卿逮乎黎獻宜勉崇玄化共復淳源宣布遐邇明知朕
意戊寅有慶雲見於亳州真源縣玄元皇帝廟兼有白
鶴翔於廟門樓

八月丁亥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真容見儀象分明道士
十數人皆見久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甲午命有司

於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真容於觀宰臣百官
悉行香有慶雲見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上表賀
曰伏以玄元孚祐聖感潛通將垂介福必有丕應頃屬
初夏微陽暫愆自夢協已來頻降膏澤變茲秋稼成此
豐年又數日陰雲通宵澍雨聖容將出天景廓清加以
霏煙在天瑞氣捧日元符稠疊若此再三惟皇祖之降
靈表吾君以大慶爰自古昔所未嘗聞臣等何人覩茲
明應伏望宣付史官帝曰卿等表言數事皆聖祖啓佑

應以隨迎祇顧薄躬對越靈命編於史冊隨卿意焉

九月御興慶門數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
策曰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
意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禮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
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盛加之古今異宜文
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為行遠古之化非御今
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
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絕

學無憂則垂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
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
折廉壁襲無贏且申其義莊子曰括與支交相養明微
其言使一理混同三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
有姚子彥靳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以官

十二月勅曰朕每念黎庶無忘餐寤冀其家給而足富
而且壽仙濟之方莫為道教大聖垂範微言粲然遵而
行之其應何遠况時將獻歲萬物發生旣叶陽和或存

惠養宜令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以來常
轉本際經其四大齋日每百官齋之日常令講誦庶澤

及無外稱朕意焉

是年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旨共
造大玄觀庶憑神力永保聖躬望精

選二七人度為道士上曰道貴清淨
必在大弘念爾等勤誠用依來請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丁汝璿家有牛忽變
成青牛事符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冊府元龜卷五十三